

林 莽

轻生一剑知

作家出版社

目 录

第一章	利剑应斩谁首.....	1
第二章	魔窟春秋.....	64
第三章	腥风“左”雨.....	137
第四章	绞架下的报告.....	228
尾 声		281

第一章 利剑应斩谁首

一、渔家泪血

我十岁这年，家里发生了不幸事件，转眼之间，便成了苦命的孩子。

这之前，我在一个充满了爱的家庭里幸福地生活着，虽然住的房子是那么小，那么破旧，一张大木板床便占了房子的大半边。从我能记忆的时候起，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张木板床上度过的。我在这张床上翻、滚、跌、爬，坐在床上熟读妈妈教我的《百家姓》、《三字经》，以至《前赤壁赋》。虽然我并不十分理解，然而我却觉得它们都是些十分美妙的文章。

我喜欢我的妈妈。她教我念书时，用她那只纤纤的食指指着书上的字，那微微侧着的脸特别俊秀。她讲解文章，语句清晰透彻，特别是她朗读唐诗的音调，非常悦耳。现在回忆起来，我还认为世上没有谁比妈妈朗诵诗篇的声调更好听。

我更喜欢看妈妈照顾爸爸那种殷勤周到的样子。妈妈常常小心地把饭菜放在爸爸正在写字的方桌上，不声不响地站

在爸爸身边，等爸爸写完那一段之后，才催爸爸停笔，语气是那么柔顺：“我看，这张状子，你一时半刻恐怕写不完，先吃饭，好吗？”

现在我要记述的是这样的一天：妈没有催爸爸停笔吃饭，她一直静静地在一旁等着。显然，这天爸爸写的状子比吃饭更重要。爸爸一心扑在写状子上，全不知道妈妈已经等了很久了。直到他把状子写完，才仰头望着房顶上的天花板，叹了口气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这几个字，真绞透了我的脑筋。”然后，亲昵地望望妈妈，温存委婉地说：“害你等久了。”话音刚落，又皱着眉头，问道：“我能帮贱崽打赢这桩官司吗？”

妈妈半晌才回答：“真难说。”她想了想，又补了一句，“帮穷人打赢官司有多难，你心里明白。”妈妈是一个有教养的妇女，说话也斟酌，很有分寸。爸爸遇事总要和妈妈商量。

爸爸提到的这个贱崽，前些天来过我们家，是个打鱼的健壮小伙子。他走进我家小小的房子中，高高举起两只粗胳膊，拱着手向爸爸作揖。在我的想象中，这样粗的胳膊准能随意抡动铁棍。此时，那两只悬着的粗胳膊，却颤抖抖地落了下来，而且他的脚也站立不稳，竟跌倒在爸爸身边。他颓然伏在爸爸脚下，嚎啕痛哭起来。

爸爸连忙扶起他，仔细地端详着他的面孔，说道：“你不是沙井林的贱崽吗？”然后搀他坐到方桌边的竹椅上，“你这样伤心，准是什么祸事临头了！”

他并不立即回答，他的身子不住地抽搐半天，才哼出这

么一句话来：“活不下去了啊！大章先生。在黄宗广下面打鱼是活受罪啊！今天，”他说到这里，又哭了起来。

“今天怎么样？”

“先生，我实在开不了口。我、我那个女人是个好女人，不是我那女人不学好，我那女人是顶顶贤惠的好女人呀！”他一再重复这几句，表示他对自己的女人是信得过的，“我在河下打鱼，我哪知道家里会出这么一档子事呢？”他说到这儿，头沉甸甸地向下垂挂着。

爸爸听到这里，好象全明了似的，没再问他。当时，我还不十分懂，究竟出了一档子什么事呢？从贱崽的嚎啕痛哭，从爸爸听贱崽说话后脸上的表情看来，这件事是十分令人痛心的。我带着天真的好奇心希望听到究竟。

一阵沉默之后，爸爸问贱崽：“你想怎么办？”

贱崽抬起头来，如痴如呆地看着爸爸，摆了摆头，“我是来求先生的，女人要我来的。我，我，黄宗广霸了我女人还不够，又叫几个狗腿子不由分说，打了我一顿。要，要我老老实实在一边呆着。还说：‘大爷来了，你就赶快躲到河坎下去。’青天白日，哪能这样呢？她是我的女人啊，我是她的男人啊！”说到这，他又哭了起来，“他们专打我的小腿，使的就是我自家的门杠，还吼：‘叫你的腿从今以后再敢乱闯！’我哪敢乱闯？我是进自家的房门嘛。打断了腿，还能下河打鱼么？我那还不满月的小崽靠谁来养活呢？”

“太混帐了！”爸爸气得跺脚，“真是欺人太甚！”

这时，妈妈从厨房里回来了，爸爸只对她说了句：“贱崽女人被渔霸黄宗广糟蹋了。”

“黄宗广？就是南昌市警察局长黄宗玄的亲兄弟？那个恶霸？”

爸爸点了点头，气得不想说话。

爸爸决定要替贱崽告状，可贱崽倒显出为难的样子，说了句：“不好告呀。”我真有点莫名其妙，一听他下文这才明白了他的意思：

“先生，告状要用钱呀。如今，我腿都快断了，下不了河，赚不到钱，怎么办？”

“哎，哎，我不要你的钱嘛，我要是个爱财的人，还会管你的事吗？”

“先生，谁不知道先生是个仗义的人，衙门上下可要钱啦。”

“到，到那时再说啰。”

贱崽还是犹豫不决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他胞兄是警察局长呀！狗腿子三爷吩咐过的：‘老老实实呆着，要不，就叫几个警察抓你去蹲大狱！’”

爸爸说：“这就叫我为难了。你来找我，我只有替你告状；你又怕蹲大狱，那怎么办呢？”

贱崽半天也不回答，只是把头低着。看来，他是想告可又害怕，所以才来找我爸爸的。

爸爸是个爱多事的人，爱打抱不平。按说，象贱崽这样一锤子打不出个屁来的人，既然怕告状，胆子小，那就算了。可爸爸却好象自己受了渔霸欺侮似的，忽然拍着胸脯说道：

“我替你告，有事，我顶着！”

贱崽愣住了。

“你回去吧，去跟你那女人说。”贱崽一听要他去告诉他的女人，便连连点头，没吭声，弯着腰走了。

那天，贱崽一回家，果然就被警察抓去了。是贱崽的女人托胡子大伯来我家报的信。这个胡子大伯一脸的落腮胡子，身躯高大，肩宽背阔，气度非凡，不象贱崽到我家那样的哭哭啼啼。他声音宏亮，他大声的喊：“大章先生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呀！总得想法子把人救出来。”

爸爸一副苦恼的样子。他想到是自己鼓动贱崽告状的，感到有点为难了。胡子大伯看出来，他给爸爸鼓气：“上一张稟帖怎么样？有你先生的神笔，管事的哩！你的名气很大，连狗官都怯你三分噢。”胡子大伯琢磨了一下，又说：“要告就告到他的局长哥哥面前去。怎么样？”

爸爸说道：“众人也把我传得太神了。我哪有什么神笔？其实，我不过是看不惯不平罢了。”爸爸又掉头和坐在床边的妈妈说：“这张稟帖要直插到黄宗玄面前去，大伯这话很有道理。”

妈妈点了点头。爸爸送走胡子大伯后，对妈妈说：“还是胡子大伯提醒了我。他也是农人，农人当中也不乏有胆有识的人。你看，只有他这样的人，才敢过河来向我报信啰！”

“大伯真是聪明。”妈妈说，“我明白，一直插到黄宗玄面前去，告的就是他的老弟，他一看是你陈大章写的状子，那就不得不考虑考虑你在地方上的名气。再说，对你那股子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，他也不免要考虑考虑。”

也真神，没过几天，贱崽就被放出来了。

这天早上，爸爸和妈妈研究着下一步棋。爸爸认为，贱崽放出来了不能算是胜了，只有把案子告到检察院，接受上诉，再移送地方法院，才算官司赢了第一步。这天天不亮，爸爸就起来写，写的就是向地方检察院上诉的状子。他一再问妈妈，能不能打赢这桩官司。妈妈还是那句话：“这很难说。”当妈妈看到爸爸想多听听她意见的样子，就接着说：“地方的势力太大，他是一霸，大哥又是警察局长。和这样的对手较量，你有把握吗？”

“怎么办？我能不管吗？”爸爸紧锁双眉。他对妈妈的意见是十分重视的。

“我知道你的脾气，你不会不管的。”妈妈叹了口气，“我知道你，碰得头破血流，你也是要管的。地方上都以为你陈大章是个包打赢，你哪是打官司？你是带领一班走投无路的人闯衙闹府呀！前年，你带领王三狗拦地方法院院长的官轿，你好大胆子哟！你是带领那个王三狗去拼命嘛！如果三狗不敢跟你去拦官轿，媳妇还不是白白给糟蹋了？”

“是呀，”爸爸叹了口气，“凭我这支秃笔又有何用？你没看见王三狗那副狠样子，要他掐死那狗官，他都敢下手。他抓住轿杠，伸进半个身子去，吓得那狗官大喊救命。狗官还是怕老百姓闹事的。”爸爸又叹了口气，“可是贱崽不象王三狗，也没有胡子大伯的胆识。他胆子小，他的媳妇倒比他强些……”

他们光顾着谈话，桌上的饭菜都已经凉透了，直到爸爸转过身来，看到我正坐在床上出神地听着，才连忙说道：

“吃饭吧，把我的儿子饿坏啰！”爸爸是非常疼爱我的。

“哎，我的好儿子。”妈妈也是非常疼爱我的，“这么小，便知道关心世上的事。”她伸手把我牵下床来，拥在她的怀中。我感到妈妈身上的温暖，不知为什么，我淌出了眼泪。

我们的生活是贫困的，吃的菜不过是一碗青菜，一碗豆腐汤，还有一碟豆腐乳，掺了许多辣椒面，全靠它，我们吃饭才觉得有味。

爸爸非常敬重妈妈，总是抢着盛饭给妈妈，用双手捧着送到妈妈手里。妈妈也要弯腰用双手来接。至于我，从来是注意爸爸、妈妈的饭碗，一看哪个的饭碗空了，就连忙去盛饭。我们这小小的斗室中，充满了温暖和睦的空气。穷家也自有穷家的幸福啊！

但是，在我们这个小家之外的世界，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。

二、依是君前识玉人

那是一个天色阴沉的早晨，我还没有起床。爸爸头晚熬了夜，为了赶写一份起诉书，起晚了，我也跟着睡了一个懒觉，正好这天是星期天，我不必去上学，因此睡得很死。等我睁开眼睛，朦胧地看见爸爸已经坐在椅子上了。妈妈不在身边。顺眼望去，小屋里还有一个陌生人。他穿着一件乌黑发亮的缎子马甲。在马甲当中的扣子上，吊着一根银链子，那链子挂了一件圆圆的东西，沉甸甸地垂落在左面的衣袋中

（现在我知道那是一块怀表）。这个人是谁呢？为什么爸爸对他爱理不理？为什么这个人却硬要赔着笑脸？我觉得他咧嘴笑时，有意把嘴张得大大的，好让镶在门牙上的金牙露出来。他翘起脚，那鞋是带两道皮梁的，我敢说那上面一点尘土也没有，他却来回地掸。他掸完了鞋后，又抬起腿来，把鞋亮在明处，左瞧瞧，右瞧瞧，然后才坐下来继续说道：“就靠你这一支笔，”他伸出大拇指朝爸爸面前晃了晃，“你还怕什么弄不到手？你只差没进过政法大学堂，挂不了律师牌，上不了法庭，拿不到诉讼费了。”

爸爸一直没有作声，没有对来人多加理睬，没料到当来人说到最后几句时，他忽然吼起来：“你干脆说我是一个野鸡律师吧！”声音吼得很大，把那人吓了一跳，瞧着爸爸，半晌作声不得。爸爸又继续吼道：“我是一个野鸡律师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”他异常气愤，老重复这两句。可见“野鸡律师”在当时一定是一个极难听、极叫人瞧不起的称呼。我记得爸爸平日常对妈妈谈起：“梅子娘呀，要有一点谋生的路子，我都不愿干这个。”妈妈便安慰他道：“干这个也在乎人怎么干嘛。干好事也是它，干坏事也是它。自从你帮我脱离苦海，你一直都在帮助穷人，帮助受冤、受欺、受难的人。你问心无愧呀！”

爸爸自幼靠自学练出了一手好文笔。他少年习文，在乡下种过几年田。当时，家乡的农民遭到欺压，上告无门，爸爸利用自己这支笔替他们告状申冤。他无钱进政法大学堂，没取得律师资格，不能替人辩护，他只能是一个“野鸡律师”。穿黑缎马甲的人说话口气表面是恭维，实际是讽刺爸

爸，爸爸怎么受得了？那人看见爸爸生了气，便装着笑脸说：“不怎么样，不怎么样。我只是一时走嘴，说了叫你不高兴的话。卿才呀！我是为你惋惜……如果你肯帮帮同乡人的忙，管他势利不势利。俗话说：树高千丈，落叶归根，你和黄家不都是上八乡的人吗？有什么解不开的结？何必一边倒？非弄得大家伤了和气？”

“这是伤和气的吗？他还有什么脸面拉同乡？”

“就别提了吧。”

“不，我要提。”这时，爸爸的怒气，比起自己受侮辱更难忍受，“这是欺人太甚！我要把这帮恶霸强盗做的恶行丑事，抖落到大庭广众之中。可怜贱崽，人在船上打鱼，心里却惦念家中。贱崽的心就好比鱼钩钩在鱼身上，顺着钩眼都是血啊！”

“这事何必再提它呢？局长大人已经把贱崽放出来了，还是让他打鱼，还是有他一碗饭吃嘛。”

“你们收手了吗？这是你们做的手脚，暗地里，半夜三更，派了三条恶棍冲到贱崽家里，当着贱崽的面，把他的妻子抢走，拦都不能拦，拦了就遭得拳打脚踢。亲眼看见自己的妻子被拉去受辱，玩足了，糟踏够了，天亮才把她放回来，而且夜夜如此，没有个完。这河边一带有多少良家妇女都叫这渔霸糟踏尽了！这日子叫善良的百姓怎么过！打鱼人能咽得下这口气吗？”

“怎么咽不下呢？”那人故意做出惊诧的样子，“哪天没让他打鱼？是他不肯老老实实吃这碗饭嘛。”

“放屁！要他们吃什么老实饭？要他就这样忍着？咽下

这口掺满苦水的饭？谁无父母？谁无妻子？遭到这样的奇耻大辱，有一点血性的男儿都忍受不了。哎！也就只有这个懦弱气贱崽，叫你们逼得一点男子气都没有了，只知道唉声叹气。”

“不说了吧，不说了吧。”那人连忙拦住爸爸，“你说这些有何用处？把话题扯到正题上来吧。贱崽很穷，他能打官司吗？你帮他没有一点好处，何必管这闲事？”

“什么？闲事？”

“你何必兴师动众帮他打这场官司？竟然从检察院打到地方法院了。唉，卿才呀！何必呢，力气花在这些泥腿子身上有啥意思？我问你一句，能不能终止上诉？私下了事呢？”那人歪着头，瞅着爸爸，等待回答。

爸爸没有回答。

那人又继续说：“卿才呀，今天我登你的宝殿，是受人之托。”他一面说，一面从衣袋里掏出一卷钞票，“这是黄宗玄局长叫我送过来的。承他看得起你，局长说：‘陈大章不管怎么说，是上八乡的能人。就是穷了点，跟他说，我要接济接济他，我会给他好处的。’”

说着，那人便把钞票往爸爸手上塞。爸爸赶忙一手把他拦住，说：“这明明是辱骂人嘛！我陈大章穷虽穷，可穷得硬朗，”

那人听了，拉长了脸，做出异常吃惊的样子道：“你得替自己想想，有了局长关照，日子就好过了；你还得替子孙想想，你还有这么一个小崽嘛！”他指指我。

爸爸抬高头，轻蔑地对他说：

“正因为有这么一个小崽，我要积积阴德，留口饭给子孙吃！”

那人阴冷地笑了笑，“你认为收下这笔钱就是缺德？你不要钱，你的子孙就会有口饭吃？嘿嘿！”他又冷笑了一声，“我倒要看看，你怎么积德，留饭给子孙吃。”

那人站着，我爸爸坐着，两人面面相觑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见爸爸不说话，觉得没趣，又不甘寂寞，便自打圆场地说：

“你别以为你的本事大，你那只笔神通广大。你敢说到了地方法院，就能保证胜诉？目前，黄局长不愿出面，是免得同乡人伤了和气。我劝你头脑放清楚点。万一黄局长动了气，出面干预，你有什么势力抵挡？现在是黄局长看得起你，想重用你呀！你聪明一世，切莫糊涂一时哦。”

“我陈大章没什么本事，我行我素。说到头，我不能吃冤枉。”说完，爸爸便不再开口了

“你真不识抬举！我没替黄局长办成这件事不要紧，倒要看看你怎样靠积德留饭给子孙吃的！”他冷笑起来，拿起桌上的钞票，将它展开在手指上，象玩牌那样，又用另一只手指的背部向上一弹，那新钞票发出窸窣的声响。

来人的行径一下子把爸爸激怒了，他大声喝道：“出去！”

那人没料到爸爸会勃然大怒，望着爸爸好一阵，忽然发出尖脆刺耳的笑声。

爸爸一听这笑声，上前一步，冲到他身边，一只手揪住他的衣领，一只手扒住他的背脊猛力一推，一把把他推到门

外。

“告诉他，别作弄人！”爸爸朝他背后吼道，“我穷虽穷，可人穷志不穷。”

我以为这人顺着天井走掉了，谁知他却又趔趄着脚走了进来。这时，妈妈在厨房里听见了喊叫声，也走进房里来了。她惊讶地看着眼前这个一身黑缎子马甲的汉子。那汉子忙对妈妈赔笑脸说：

“卿才的火气也太大了，有这样的美事、好事，连花边钞票还不知受用的人，真是天下少有。我笑，就是笑这个。”

爸爸便对妈妈说：“别理他，少啰嗦！”后一句是对那人说的。

“啊！”那人又怪声怪调地笑了起来，“我奉劝阁下说一句，这‘啰嗦’可不是坏事啰，请你放聪明一点。嘿嘿！”

爸爸气冲冲地“哼”了一声。这哼声虽然不象先前吼叫那样响亮，却叫那人听了猛地一惊，睁大了眼睛。

过了一会儿，那人双手往背后一抄，阴冷地说道：“走着瞧吧！胳膊还想扭过大腿？我来，是给你透个信。”停了一会儿，又说：“你棱角再多，放在磨盘底下也会磨掉的！”说完，倏地跨出房门。

妈妈轻蔑地看着那坏蛋的背影，对爸爸说道：“看见了吗？一脸的杀气，图穷匕首见，他在威胁你呢！”

爸爸微微点头，泰然自若地独自吟诵李白两句诗：

“黄河捧土尚可塞，北风雨雪恨难裁！”

妈妈亲昵地挨到爸爸身边，握住爸爸的手，柔声吟和

道：

“莫愁世上无知己，依是君前识玉人。”

三、书生仗义

开庭过堂的日子定了，地方法院的通知送到了我们家。爸爸找胡子大伯和贱崽的大表哥两次捐钱给贱崽。爸爸还替贱崽付了传达吏的手续费。

过堂的日子越来越近了，我好几次看见爸爸急得跺足：

“怎么还不来呢？我还要教他上堂如何回话呀！”

妈妈宽解爸爸道：“沉住点气吧，他会来的，总是船上的事忙啫。”妈妈嘴里劝爸爸，可眉头紧皱，心里也是急的。只是她性情文静，不象爸爸急躁罢了。

过堂的那天，贱崽还是没有来！这天，我放学归来，看见爸和妈两人并排坐在床沿上，低着头。爸爸的一只手按捺着脑门。妈妈不时地抬起头来看看爸爸，“头痛吗？”接着双手托起爸爸的头，然后用手指轻轻拂着爸爸的额头，还用拇指分向额头的两边按摩。那纤纤的小手，能有多少力气呢？爸爸怕把妈妈累着，便将妈妈的手轻轻握住，贴了贴自己的脸，并把妈妈的手放在自己的怀里，一直握着不放。我就着方桌边的椅子坐下了，没声没语地打开书包，我怕惊动他们。

过了许久，只听见爸爸长叹一声，说道：“我托人去催了两回，还是不来，此中必有缘故。”

“难道出了什么事？”妈妈也是一脸愁容。

“出了，一定出了事！”爸爸以肯定的语气说：“我要

亲自去沙井走一趟。”

“这是行不得的。”妈妈连忙拦阻道，“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，你在场看见了，又有什么办法？你不过是一个文弱书生，你该记得以前的教训呀！”

“是啊，梅子娘，你放心吧。陈大章会有保护神保护的。那天，几个恶棍对我就是下不去手。卖菜的，卖鱼的，卖包子的，挑担子的，都拥到我身边来了，把我团团保护住，他们喊着：‘谁敢动大章先生一根毫毛’？这些乌龟王八蛋，吓得一个个溜掉了。就因为这，警长、法官、衙门内大大小小的头目才怯我三分嘛！”

“是呀，先生，这是你心好得人心。不过，你不能大意，你不能去沙井，你不能到贱崽家去，且等候两日再说吧。”

爸爸依了妈妈，打消了第二天亲自去沙井的主意。

第二天，天还未大亮，我们还没有起床，就听有人敲门。

爸爸和妈妈连忙穿衣起床，爸爸趿着鞋子跑去开房门。门开了，只见进来的是贱崽，后面还有一个年轻的妇女。都不好意思进屋来，贱崽回头扯了她一下，她才轻手轻脚地走进来，可每走一步都要颠一下，好象跛了似的。她怀中还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婴儿。我猜这就是贱崽的妻子了。

“怎么你们这时才来呀！”爸爸问道。

“唉！”贱崽只是叹了一口气，什么话也没说。

“先坐下吧，”爸爸向贱崽年轻的妻子扬了扬手，“你就着床沿坐下吧，也好把娃娃放在床上歇息一下。”

妈妈下床走过去牵她，去接抱她怀中的娃娃。她便连忙

弯腰向妈妈行礼，然后就着床沿坐下了，娃娃还是抱在自己怀里。这时，我才看清了她的脸，她长得很秀气，只是面色灰黄。她身上穿的是灰布褂裤，上衣胳膊肘和裤子膝盖部分都补了补丁。很大的补丁。这四块补丁占了她衣服的大部分。

她坐在床沿上之后，头便低了下来，脸几乎贴着她抱的娃儿了。贱崽也是那样，头低低地垂着，也不敢看人，也不开口，真叫人纳闷。爸爸便问道：

“昨天怎么不下省来？昨天是过堂的日子呀！好不容易把官司打到了地方法院，你们都不来，这是为什么？”

贱崽和他媳妇都不作声。

这情景真叫人急死了。爸爸赶紧问道：“出了什么事？不敢说吗？”

贱崽点了点头，还是不说。

“说，大胆说出来，我会替你们作主的。”爸爸用恳切的语气和坚定的声调大声说。

贱崽相了相自己的女人，又相了相爸爸，忽然嚎啕痛哭。他那年轻的妻子跟他一样，也嚎啕大哭，哭得全身发颤。妈妈连忙走过去，接过她怀中的娃儿。

过了好一阵，贱崽才渐渐收住哭声，他媳妇也勉强收住了哭声。看着这两口子的样子，真叫人心酸。

“别难过了，有多大的难处，都跟先生说吧。”妈妈劝说道。

爸爸也接着说：“贱崽，你应该跟我说，不跟我说行吗？”

“先生呀！”贱崽喊了一声，忽然站起来，走到爸爸跟